

风月总无边

远方

◆ 何菲

最近我坐了星联航空的湾流G550公务机去了趟济州，那是难忘的五星级旅程。飞行途中我用手机外放了百听不厌的姚谦名曲《飞的理由》：“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，我就有了飞的理由……”这样的“如果，就”让日常有了某种可能性，牵引人去向更辽阔的物理、心理的远方，它在灵魂被现实部分羁押的年龄段是个迷人的指向，让人得以短暂挣脱脱离。飞哪儿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和谁一起。曾经觉得最好的伴侣组合是漂泊够了的男人和心安定下来的女人，他们可以互为命运，命运会给他们命运以新的命运，可尼采也说过：“一味追求安定的态度，只会令人从本质上腐朽，加速颓败与灭亡。”可见做个既耐心又不安分的人是一生都需要平衡、拿捏的功课。如同高远天空和现实泥泞间的撕扯与协商，最终目的是让人平心静气，领悟人来人往，只是日常。

初中时民航中专来学校选拔空乘苗子，我有幸被选中，可父母与我都婉拒了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我还没坐过飞机，却直觉自己以后会以其他形式与天空结缘。后来有许多年，我每月至少会飞去一个地方，用几天时间透透气、换换心情

再飞回来，这其实是深役于物的。如今我去情投意合的城市，若距离在800公里以上，我更爱飞机去高铁回，这也意味着能早点到，慢慢离开。回望整个行程，最美妙的心情竟然是去机场的路上和候机时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曾旅居新加坡多年。他说在那里，他一旦闷了、负能量爆棚了，就会去机场，看看行色匆匆的旅人，喝杯咖啡，回程仿佛加满元气。有很多次他兜里只揣张信用卡，没有计划没有预谋地说走就走了，最远的一次飞去肯尼亚，一呆就是一年。那是十几年前了，他说这话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，听到了澎湃的声音。汉语的审美里装满太多不能呼喊的语言，“说走就走”是罕见的痛快词汇。背井离乡原来可以那样美好，关键在于彼时彼刻有没有什么能让你不寂寞。我有次去贵阳就是与闺蜜深夜通话一个多小时后，她说，来吧，坐明早第一班飞机，酸汤鱼在等你，黄果树在等你——我在龙洞堡机场等你。

女友某日收到两条来自他的短信。他是她年轻时的前男友，许多年之后再联系上时，除了点赞之交和偶尔的节日问候，他们再无来往。就这样大半年。

本埠生活录

寻茶记

◆ 石磊

昏，随意安去寻茶。

一栋至少二十年楼龄的老式工房楼，颤巍巍的电梯搭上去，旧时代的走道，长长的，惨淡走过，一边走，还一边想着虚席受月那样的风雅，要去哪里寻得回来，然后就进了门。铁灰色的茶室，坚冷，空洞，黯淡，一看就了然，是男人的茶室。

看不见主人家，意安哇哇叫，主人家，顾晓地，在厨房里洗云南番薯，要蒸给意安当茶食，满嘴嚷，你们先坐，我弄好番薯就来了。意安继续不住嘴地哇哇叫，冷死了啊，开空调啊。主人家被逼得跳脚，湿着一双手，匆匆过来开空调。两个与江南的阴湿寒冷缠斗了半辈子的上海女人，终究不是老天的对手。没有空调温暖，任你再好的古茶，谁有那个心思伙？

折腾了二十分钟，屋里渐渐有了暖意，主人家伸手泡茶，一双手伸出来，吓人一跳，无比巨大的一双手，跟四肢以及五官，都失却比例的那种巨大。顾晓地，人是长得相貌奇诡，单薄高亢的身躯，短脸，大耳，眼神炯炯，精气十足，一望即知，是茹素经年的素食者。

意安是特地来寻茶的，伊在厦门饮了一泡好茶，人告诉她，此

茶是顾晓地手上来的，便辗转跑来跟顾要。顾晓地神情怡然地泡了来，滚茶递到心口之间，三道饮过，意安默默良久，终于说，没有我在厦门吃的好。这茶，怎么这么炸？是水的问题吗？

炸，这个字，在上海话里，是个很深邃的字，比嗲、作、赞，都难描难画得多，企图解释这个炸，是比较吃力的。基本上，是个十万恶毒的贬义词。

某女很炸。这个女人，干般的好，都粉碎在这个炸字上了，没得救。

这种颜色炸是炸得来，哪能穿得上身？意思是，村姑才穿这么乡气难看的颜色。

某某唱功是好的，就是声音炸了一点。这种四两千斤的艺术评论，也只有懂经的老江湖，听得出其中的促刻分量。

回来讲意安的这个炸字，这个茶，怎么这么炸？

我在旁边，听得心头一凛，呵

呵，懂经的上海女人，厉害。

顾晓地呢，呆了一呆，二十秒之后迅速回过神来，微微颌首，依结棍的。一边洗杯换盏，重新泡茶，一边再来一遍，依结棍的。刚才那一泡，里面是掺了一点点别的叶子，一点点而已，被依吃出来了。

茶过数巡，请顾晓地换绿茶来饮。天下茶人亦兴致盎然来了茶瘾，于冰箱内，翻出冷冻的顶级碧螺春，小小一玻璃瓶，啧啧着捧过来，接过来闻个香，腰细了，冷冻柜里取出来的碧螺春，一点点香气都没有。泡开来，茸茸的浅绿，碧莹莹的，清淡娇嫩，一盅入喉，乳香袅袅。顾晓地翻翻白眼，说个吓死人的贵价给我们听，纯粹的洞庭碧螺春啊，太不好保存的娇贵东西。

此人的观点，茶道茶道，道在日本，茶在中国。一句话，把两个地方，都得罪完了，倒是名副其实的一箭双雕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闲逸一刻

◆ 戴蓉

初春的夜晚，坐在昆明小街上一间酒吧的露台上，驻唱歌手的歌声从窗户里流淌出来。从记不全一首歌的歌词起，我就明白自己大约是老了，所幸我依然容易被一首通俗歌曲打动，恰似一线光悄悄照进心的罅隙里。身边的人缓缓叙旧，我连话也省了，一点久违了的闲情浮上心头，春风沉醉，无所事事。适才翠湖边樟树的暗香尚且没有给我这种感觉。我是个没有拖延症的人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事情一桩接着一桩，心里很少有真正安乐的时候，此刻已十分接近。

在和顺古镇，一早去寻访艾思奇故居，恰逢一场豪雨。即便打了伞，很快便鞋履尽湿，然而那种不适很快就被忽略，只觉得自己愈往前走，便愈溶化在这雨中。行至黑龙潭，绵密的雨线把天幕和潭水缝了

起来，水中有亭翼然，隐约可见一位黑袍道人的背影，我看得呆了过去。等那一天的雨都收尽，对面的青峰荡起薄纱似的氤氲。路边随意攀爬的西番莲，钟表形的花盆里凝着滴滴雨珠。

歌唱比赛中的年轻歌者，那些别人唱过的陈词滥调，由她唱来却别有一番韵味。在舞台的灯光下，那一头蓬松的长发幽幽闪着蓝光，看着像匹质量上乘的绸缎。最吸引我的是她的松弛，别人皆华冠丽服，她却躲在一袭宽松的迷彩服下安然地吟唱，有点狡黠与不羁，像只养不顺的小兽，并未急着成长以便与现实无缝对接，反而理直气壮地享受着年轻的自傲和蛮劲。于是观者的心也豁然，仿佛世事并不足以忧惧，前路都各有安排。

闲逸之心是倏忽而至的美梦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476) ◆ 严力

- 表面越来越夸张
因为撒谎造就了越来越多的里面
- 很多天才闪现一下
说没就没了
因为任何一种微风都潜伏着
把天才刮走的力量
- 大都市就是你的窝在几道门后
还扶着别人的墙
- 有些失恋像电脑上一气呵成的美文
而它突然消失仅仅是按错了一个键
- 塑料走过的路
是一节节的下坡
昨天我回头一看
马上就被落差打掉了
任何往回走的想法

◆ 顾土

让思想拐个弯

文白对照生乐趣

近百年来，我们的语言变化，基本是由文向白，而且越来越白，现在已经都是一堆大白话了。

回想几十年前，书信往来、舞文弄墨，甚至与朋友对答，喜欢文绉绉的还大有人在，连我们这些中学生提笔写信，都比照着当时正盛行的鲁迅书信集里的用词，卖弄几句，以示自己腹笥不空。对方即便不懂，也偏向藏拙，或者赶紧去翻辞书。可是，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，结果就截然不同，回不是一脸茫然，便是答非所问，或者干脆直愣愣地说一句：你讲啥呢？反倒是用词典雅的一方闹个大红脸，让周围的人觉得此人故弄玄虚。

记得过去流行的电影里面都有那么几句文词。

孙道临主演的1954年版《渡江侦察记》有一幕江边对话，敌方军官看见孙道临后，一脸狐疑。为了套近乎，孙道临上前问：你府上好像是？对方答：河南开封。孙道临马上接茬：我们还是老乡啊！对方当即来了热情：你老兄口音改多喽！

如今与人对话，如果说府上好像是，我听说过几种回答：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府上？我住的哪是府上，也就一间破屋！

现在问对方哪里人，大概都是：你啥地方的？你哪的人啊？你哪儿的？如果说出一句：你老家是？恐怕算是最客气的。

王心刚主演的1960年版《红色娘子军》，陈强饰演的南霸天询问装扮成华侨富商的洪常青：怎么没看到宝眷呢？

如今还有多少人明白宝眷一词的含义，我没调查过，但许多人连家眷都听不懂，却不时遇见。现在最流行而且最明白的大概就是家属了，配偶、子女则普及在所有的表格里，当然，老婆、老公、媳妇、孩子，更直截了当，连爱人、妻子、先生、丈夫之类的，都已渐渐远去。

令堂、令尊、令媛、令郎、尊夫人、家父、家母，甚至家严、家慈，在40多年前还很流行，与人对话也无障碍，如今再说这样的语言，对方多

半头雾水，把家父当作对方的父亲，更是一种普及性的错误，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、许多知名度很高的，都不例外。有人还错认为家父也具有套近乎的意思，好像称呼对方的爹为“咱爹”那样呢。

现在的大众场合，我看最好还是用你爹、你妈、你爸爸、我妈、我老爸、你儿子、你女儿、你老婆、我媳妇，表达最为清楚，不然，不是闹笑话，就是不知所云。

其实，汉语里面，最需要保留的是敬谦。待人敬、于己谦，是个优良传统，在我们的语言里原本也是特色。如果对话没大没小、无敬无谦，就显得十分粗糙，太没礼貌了。

都市专栏



周刊 第476期



庞贝的法院广场遗址

杨秉辉 画一文

庞贝古城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东南，近那不勒斯湾，建于公元前8世纪，是一座农、商并重、并有较为发达的海上贸易的小城，全城人口2万余人。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，将其湮没。直到1748年方意外地发现并开始挖掘，使得深埋地下近1700年的古城重见天日。庞贝古城遗址，面积约63公顷，建在一个高20-30米的台地上，城墙、浴池、酒窖、剧院、法院等一应俱全，成为研究古罗马的绝好实证。图为庞贝法院广场遗址。

美食需要说法

石锅鱼

◆ 钟洁玲

出版大楼对面那家唐三毛是湖南人的“饭堂”。10年前我去过一次，没想到10年后它还在，而且成为湖南之外所有外地人的“饭堂”。明明是湘菜馆，却把“湘”味隐去，说自家是“河鱼馆”，普适众生。嗜辣之人来到欢呼雀跃，完全不沾辣的人也喜不自禁。10年之间它依旧是老模样：厅房一间大，一间小，三尖八角也有，地板仍然是杂色混拼，地砖有红有白有大有小。幸好卫生还不赖，坐下来你很安心，知道它价格不会涨到哪儿去。

这里最出名的是石锅鱼。这鱼原产于长江，是“长江四鲜”之一的鮰鱼，另三鲜是河豚、鲟鱼、刀鱼。鮰鱼又叫长吻鮰、江团，餐厅菜谱里简化成“回鱼”。野生鮰鱼常常在激流乱石间穿梭，生长水域至少有10米深，很难捕捉。餐厅里吃到的当然是人工养殖的，不过味道还真不错，没有腥味没有鳞，鱼皮有弹性且富含胶质，肉质细腻鲜嫩且肉多肉厚，肌间无幼刺，高蛋白低脂肪，确是鱼中上品。

店家擅长的是用鮰鱼做汤，鱼肉也在汤中，一鱼二食，一锅端上。所谓石锅，是黑色云石一样的质材，古朴笨拙厚重粗砺。我想它的最大好处在于保温时间特别长且不会烫手。其次是用来衬托鱼

汤的雪白。第三是以其分量充当“镇桌之宝”，一上来就是绝对的主角，鱼是它汤是它，一桌七八个人，加点配菜就能吃饱，一锅才88元，超级实惠。

这个石锅鱼的确是肉滑汤鲜。肉滑的关键是时间控制得好，鱼肉不能煮太久，入汤之前要用调料捞过。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汤：汤色雪白，应该是先把鱼双面煎过再用大火滚成汤才有这样的浓稠，所以估计这锅汤不止是一条鱼的贡献，应该还有鱼以外的鸡壳猪骨等熬出的高汤作为汤底。汤味里面除了肉的鲜美还有提味的胡椒和花椒，强烈地挑逗着味蕾。一口、两口、三口下去，整个人为之一震，通窍提神，活力上涌，饥寒疲劳一扫而光。

更神奇的是，这汤里还有紫苏！紫苏是东方香草，既可入药又可入膳，它的香味清幽，可除去肉类里的泥味腥臭味，同时兼具解表散寒、行气和胃的保健功效。从前官府用紫苏炒田螺，用紫苏炒番鸭，江苏人才会用紫苏煮鱼汤。近年一些餐厅推出紫苏炒茄子豆角，紫苏肉末炒豆腐等，全都大受欢迎。

一个石锅鱼，汲取八方乡土之味，怪不得它能在深巷陋室里年年飘香。